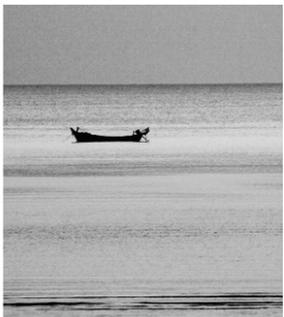


我把大海系在一只木船上

□ 丁欣华

我走在地球上
月亮高悬远处的大海
孤独，漂泊无数的岛屿
无法挽留
它逃逸的心我只好把大海系在
一只木船上

我想去国外的两个地方

戴柏葱

很多人都喜欢出国旅游，可我似乎从没特别想过去哪个国家。

后来又仔细想了想，其实，我是有想去的地方的，只是觉得可能这些地方和国家无关。

想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在大树掩映下的这片树林中间的某块草地上，有个小小长方形的土丘，我想在这个长满青草的土丘上，轻轻放上一束白花——献给长眠于此的托尔斯泰先生。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世间最美的坟墓》一文中写道：“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快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

假如有生之年，我能站在这个长满青草的土丘之前，我一定能更清晰地感知到托尔斯泰先生的一生……

我仿佛曾站在小时候的托尔斯泰先生身旁，看他和哥哥尼古莱在自己家庄园的某块地上栽种了几株树苗，因为保姆或村妇曾告诉过他们一个古老的传说：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

我仿佛曾站在51岁的托尔斯泰先生身旁，看他在夜灯下伏案写作《忏悔录》；他打算和他所信仰的宗教决裂，让自己的灵魂走出他所生活的世界——以“托尔斯泰夫人”为核心的贵族生活。

我仿佛曾站在躺在阿斯塔沃沃火车站的托尔斯泰先生身旁，看到他临终前，脸上闪过的有些痛苦又有些幸福的表情：82岁的高龄了，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离家出走，可惜，走得还不太远……

托尔斯泰先生一生都在和自己交战，在这交战中，人性复活了，贵族托尔斯泰伯爵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

只是，那么凑巧，他出生在了一个以前叫俄国，现在叫俄罗斯的国家。

想去的第二个地方，是一个叫做蒙塔聂拉的宁静祥和的村庄，它坐落于阿尔卑斯山脉南麓。在这个村庄墓地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块低矮的墓碑，上面仅简单刻着一个叫做赫尔曼·黑塞的人的生卒年。

找到了赫尔曼·黑塞，你就走上了一条寻找自我，寻找人生价值最正确的道路！

赫尔曼·黑塞说：“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

这位被誉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个骑士”的作家，拥有着一颗漂泊的灵魂，为了唱好这首“生命之歌”，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寻找自我，探索人类精神困境的出路。

世界上，无数困厄在生命旅途中的人，因为他而得救。

任何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为黑塞在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生阅历与感悟，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坚守所打动！

赫尔曼·黑塞在自己的一篇自传散文中说：“我从13岁开始就明白了这一点：要

么当个诗人，否则什么也不想当。”所以，他固执地进行了诗歌创作，从青年时代到晚年都没有停止过。直到最后时刻，他还修改了生命中最后一首诗歌——《一根断枝的嘎吱声响》。

诗中这根嘎吱作响的“断枝”，高傲地怀着暗暗的忧愁，倦于长久的生和长久的死，却顽强坚韧唱它的歌。

这不就是诗人赫尔曼·黑塞自己一生的写照吗？

赫尔曼·黑塞这根嘎吱作响的“断枝”，用自己顽强坚韧的一生，高傲地怀着暗暗的忧愁，唱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直到从树上折落。

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牛顿因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赫尔曼·黑塞这根“断枝”虽然从树上落下，但世界上勇敢地走在探索和寻找自我道路上的人们，因为他，内心依然坚韧，就像黑塞一样！

“这里的阳光更加温暖、灿烂，这里的山是红色的，这里出产栗子、葡萄、杏仁和无花果。”黑塞曾这样描绘他晚年所生活的这个宁静安详的小村庄。

只是这个小村庄，刚好在一个叫做瑞士的国家里。

看起来，列夫·托尔斯泰属于俄国，赫尔曼·黑塞属于德国和瑞士，那么我要去的应该就是这些国家。可是，我想去的并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灵魂安息的地方，也就是我的灵魂朝圣的地方。

童年的天堂

陈珊珊

按常理说，“梦想”似乎总是和“童年”成双入对地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因为人们很少说“老年梦想”。如果足够幸运，“梦想”若真能和“童年”一起成长的话，那么，这样的“童年”便无异于“天堂”一般美好。

这样想来，我是如此幸运，因为我有一个在永嘉中学度过的“天堂”般美好的童年！

且别说童年校园里那两幢被戏称为颇有“风月”感的教师宿舍楼，也别说实验楼那个如魔法一般神秘的“生化实验室”，更别再说被“变色木芙蓉”和垂柳包围的小池塘，单说那个在暑假的操场里疯长的野草，以及在操场北边尽头的礼堂吧，那里，就是承载我童年梦想的摇篮。

在那个陈旧的风雨操场里，一批因为命运变幻来自全国各地相聚在这个校园的老师们，正在利用暑假的闲暇时光，全身心

排演着《雷雨》《三家巷》《日出》……

台下，常常只有一名忠实的小观众，一场不拉，从头到尾，目不转睛地看着“觉新”“四风”“区桃”和“陈白露”们，懵懂又细致地体会着父母的同事们在那个简陋的舞台上迸发出来的所有理想和激情的光芒！

礼堂外，是小伙伴们玩乐的欢叫声。小小的我，对同伴们的呼唤常常充耳不闻，却能在回家时，一字不拉地向父母复述当天舞台上所有的排练对白！

如果说文学有种子，那么我的那一颗种子应该就是在那时候埋下的吧。而这个梦一般美好的舞台，多像一个承载“梦想种子”的“摇篮”啊！后来，当我成为永嘉中学的学生时，母校的校园文学刊物居然就叫《摇篮》！

有人说，岁月是一条河流。是的，岁月

的河流，左岸是无法忘却的记忆，右岸是值得珍惜的韶华，而中间飞快流逝的，正是年少时或大或小、或近或远的梦想。然而，世间那么多童年的梦想，真正实现的又能有几个？我们常常努力想停留在时光的原处，其实早已被生活的洪流无声地卷走。

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年轻的朋友啊，从“童年”通往“梦想”的道路，必定很长，也必定很曲折。但我们碰壁凿洞、遇水架桥！我们愿如大海、气如长虹！终究有一日，高德大润、万物生发！

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与“成长”做了一笔交易：我用最诚挚、最朴素的“童年天堂”，与历经人事的“滚滚红尘”，做了一个叫做“文学故乡”的纯粹交易。

我从童年的“天堂”——暑假的小礼堂出发。这一路，是坚持、是守望，是彷徨，更是勇气。它们不忘初心，它们厚积薄发，它

们乘风破浪！一切都不会白白来过。跨过山河、走过岁月，文学的故乡，入梦而来！

如今历经半世，回首一望，我的“童年”与“天堂”之间，竟然仅隔着那一座暑假的小小礼堂！我的童年所通往的“天堂”，最终的落脚点，原来就是“诗意的故乡”啊！

我，何其幸运！

终究有一日，“梦想”，都会在岁月的码头停靠。纵然到最后，满纸锦绣文章，落笔也只是云烟消消。但笔耕砚田，人生这幅画，或精致或潦草，那又何妨呢？童年的天堂、文学的故乡，早已融于血脉、镌入灵魂！

愿我“童年天堂”里的那些珍宝，与校园内外的你诗意分享，笑看过往，不惧未来。

如此，安好！

S 山乡拾趣

第一次“经商”

郑冠炼

记得小时候每年元宵节前后，村里都请来外地戏班在祠堂里开台演戏，四邻八乡的人们像赶集似的过来，走亲戚，看戏文，一连好几天，整个村庄热闹极了。村里每户人家宾客盈门，戏台下老老少少人头攒动。

一些精明的乡人便到山下距村三十余里的村庄，从蔗农手中购来一担担甘蔗，于春节期间，或自己或让小孩子在村里零售。特别是演戏的那几天，卖甘蔗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夹杂着锣鼓声，演员圆润铿锵的唱腔及看客的喧闹声，组成了农村正月里特有的一支“交响乐”。这番热闹景象，能让孩子们乐上好几天呢。

那时才十来岁的我，见卖甘蔗的生意那么红火，不免有点眼红，于是在征得父母同意后，从他们手中接过几元钱，跟着大人也

去购来几十斤甘蔗。双肩轮换着挑，硬是徒步三十余里挑回家。虽然途中脚酸肩疼，但是想到卖甘蔗赚钱的乐趣，便觉得脚步轻松，担子也不沉了。到家后又得到父母的赞许，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购来的甘蔗有乒乓球的直径那么粗，青皮，质地松脆，味道甜润，卖的人不用约定，质量差不多的，都是一寸长的甘蔗卖一分钱。小孩们大多是花两分钱买两寸长的一节甘蔗，慢慢地咬，细细地嚼，喜滋滋地咽下甜水，一节甘蔗大多能吃上十来分钟。

卖的人多了，竞争也就激烈了。为了尽快出手好再去买进，我从人家那里学会了不少招数。第一招：刀劈甘蔗。将甘蔗的一端削尖，以尖端顶地，让买者用刀稳住甘蔗，然后提刀劈。出五分钱的，人立定，

提刀即劈；出两分钱的，则要转身再劈，劈到哪儿就截到哪儿。譬如，你一刀劈下一尺深，那么一尺长的甘蔗就属于你了，如果你劈了空刀，那么，我就净赚你的两分或五分。

第二招：口咬甘蔗。让买者从截面的那一头用嘴咬住甘蔗，然后用力拉蔗皮，皮拉断在哪里就截到哪里。若你咬住皮直拉到底，那整株甘蔗就属于你的了。当然，若是只咬到一二寸的地方就断了，只能得一二寸的甘蔗，这咬法比刀劈容易得手，所以都得出五分直至一毛钱才可以咬一口。但大多数还是拉不长皮的，因为出售的甘蔗，在有节的地方，我都已用刀削平甚至削凹，皮拉到节时，大多都会断的。这几招，果真厉害，小伙伴们出于好奇，大多不惜花上一二毛钱，劈上几刀，咬上几口。有的好胜心强，就是不信劈不准，咬不长，于是劈了又

劈，咬了还咬，结果是输得更惨，而我的甘蔗卖得更快，赚的钱比別人更多。当然也有眼尖手快心静的，或一刀劈到底，或一口咬到根，拿走了整株甘蔗。但毕竟是个别，一天下来，赚的多亏的少。

一个寒假下来，几十斤甘蔗也能赚取好几元钱。这在五十多年前不算是小数目了。那时候，长辈给的压岁钱，顶多也不过两毛钱，而我在当时赚上几块钱，可算是天文数字，开学的学费也就不再用父母操心

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商”。人们都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民族，善于经商。其实，这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如今儿孙绕膝的我时常还会想，若不是从事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我也会像乡人一样，成为商海中的弄潮儿。